

# 國歌百年演變史話

## 神州風采

中國出現國歌的時間較晚，至今只有百年左右的歷史，卻經歷了清朝末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南京臨時政府、北洋軍閥政府、國民黨政府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百年來中國國歌的演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一個縮影。

一八八〇年，清政府駐英國大使、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在出使期間，看到西方國家在公共禮儀場合演奏國歌，甚為羨慕和感動。他覺得中國也應當有自己的國歌，於是上奏朝廷，呈上自己擬就的《國樂草案》，並為國樂定名為《普天樂》，但未能獲得批准。一八九六年，清政府派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為特使，去西歐諸國和俄羅斯訪問。在外國政府舉行的歡迎儀式上，因沒有中國國歌，李鴻章十分尷尬。為避免再度尷尬，李鴻章遂讓隨員用一首古曲填詞，作為國歌。詞最後定為唐朝詩人王建的絕句：「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雲車駕六龍。」但這首歌曲並沒有被清政府正式使用。

## 頌歌未唱清朝已亡

一九〇六年，清政府成立陸軍部。陸軍部譜製一首陸軍軍歌《頌龍旗》，詞為：「於斯萬年，亞

東大帝國！山嶽縱橫獨立幟，江河漫延文明波；四百兆民神明胄，地大物產博。揭我黃龍帝國旗，唱我帝國歌！」這首歌成為代國歌。

我國第一首正式的國歌定於一九一一年。國歌名為《鞏金甌》，由清政府海軍部參謀官嚴復作詞，禁衛軍軍官、皇室成員傅尙作曲，詞為：「鞏金甌，承天幟，民物欣堯舜。喜同胞，清時幸遭，真熙皞，帝國蒼穹保，天高海濤濤。」但這首為滿清王朝粉飾太平、歌功頌德的國歌，還未來得及傳唱，僅六天後，武昌起義爆發，清王朝就滅亡了……

一九一三年，北洋軍閥政府的國會決定將《卿雲歌》作為國歌，歌詞為《尚書大傳·虞夏傳》中的「卿雲爛兮，糺漫漫兮，日光華兮，且復且兮。」該詞傳說為舜所作，汪榮寶在最後加上「時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並請僑居北京的法籍比利時音樂家約翰·哈士東譜曲。

一九一五年，袁世凱的北京政府決定將由蔭昌作詞、王露作曲的《中華雄立宇宙間》作為國歌，歌詞為：「中華雄立宇宙間，廓八埏，華胄來從崑崙巔，江河浩蕩山綿連，共和五族開堯天，億萬年。」一九一六年初袁世凱復辟帝制時，將最後兩句改為「動華揖讓開堯天，億萬年。」

一九一九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決定以趙元任作詞作曲的《盡力中華歌》為代國歌。一九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北洋政府國務院根據章太炎的建議，決定重新將《卿雲歌》作為國歌，但去掉了汪榮寶加的詞，並請我國著名音樂家蕭友梅譜曲。

孫中山領導的南方革命政府一直不承認《卿雲歌》。一九二六年春，廣東革命政府平定了兩廣，準備北伐。七月二日，廣東省教育廳通過「推行國歌案」，決定在新國歌頒發前，以《國民革命歌》代國歌，歌詞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一位工作人員所作，經集體潤色，曲調改編於一首法國兒歌《你睡了嗎？》（即《雨後老虎》）。歌詞為：「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努力國民革命！努力國民革命！齊奮進！齊奮進！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革命成功！齊歡唱！齊歡唱！」

## 南北政府各定國歌

一九二七年國民黨蔣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國民政府，國歌是以國民黨黨歌代替的。早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就有代表提議制定國民黨黨歌。一九二八年十月，在國民黨的一次中常會上，中常委戴季陶重提此事，提議以孫中山給黃埔軍校的訓詞作為中國國民黨的黨歌歌詞，被中常會接受。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黃埔軍校正式開學，孫中山以國民黨總理兼黃埔軍校總理的身份，在開學典禮上發表講話。講話中，有一段給黃埔軍校的訓詞，後作為軍校的辦學方針。訓詞為：「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咨爾多士，

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久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孫中山的訓詞在國民黨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用它作為國民黨黨歌是很合適的。國民黨黨歌歌詞確定後，國民黨中常會成立了「黨歌曲譜審查委員會」，成員有蔣介石、蔡元培等九人。委員會從應徵的一百多首曲譜中，最後選定了江西作曲家程懋筠的曲譜，其曲調風格頗似教堂之聖詠。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國民黨第一〇九次中常會正式決定這首歌為黨歌，定名為《三民主義歌》。

國民黨黨歌頒發後，不僅國民黨各級黨部在集會時演唱它，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甚至一些社會團體，在重大場合也演唱它。不久，有人致電國民黨中央黨部詢問能否以國民黨黨歌代國歌。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三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議案，決定在中華民國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國民黨黨歌代用。一九三七年，國民黨中常會遂決定將國民黨黨歌作為正式國歌。國民政府隨即頒布命令，以法令的形式宣布國民黨黨歌為國歌（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敗退台灣後，仍以此歌作為所謂的「國歌」）。

在此期間，國民黨政府還制定了由戴傳賢作詞，黃自作曲的《中華民國國旗歌》，作為升降國旗時所用。需要一提的是，這首曲子現在台灣還在用，台灣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參加國際體育比賽時，如得了獎牌需要升旗奏樂時，就奏這首曲子。

## 徐悲鴻提議獲採納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為新國家制定國歌，最早始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初。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國共產黨在江西瑞金召開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決定以法國人歐仁·鮑狄埃作詞、比爾·狄蓋特作曲的《國際歌》作為國歌。

十八年後，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中國共產黨開始考慮籌建新國家。一九四九年六月，在北平成立了以毛澤東為主任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委會，負責政協會議的籌備工作。籌委會的第六小組負責國歌、國旗、國徽的制定，組長為著名教育家、中國民主促進會負責人馬敘倫，副組長為葉劍英、沈雁冰。籌委會在報紙上刊登啟事，徵求國歌歌詞譜。全國各地來稿如同雪片紛至，共收到國歌徵稿六百三十二首，歌譜六百九十四首，連著名詩人郭沫若也寫了題為《中華頌》的歌詞，發表在十月一日的《人民日報》上。

籌委會聘請的顧問、著名音樂家馬思聰、呂驥、賀綠汀等人認為，來稿中雖有許多優秀之作，但要作為國歌還不夠理想。於是著名美術家徐悲鴻在政協會上提出，可用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電影《風雲兒女》的插曲《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代國歌。這樣，在九月下旬召開的全國政協會上通過決議，將《義勇軍進行曲》定為代國歌。

摘自《世紀風采》作者吳雪晴

## 聞一多與馮友蘭的鬍子



聞一多銅像

## 名人軼事

抗戰時期，長沙臨時大學的師生要遷移到昆明上課。他們兵分三路前往，一路由長沙經粵漢鐵路南下至廣州，轉香港、海防，通過滇越鐵路到昆明。第二路經由桂林、柳州、南寧，過鎮南關進入越南，到河內轉乘滇越鐵路赴昆明。第三路就是徒步旅行團，從長沙步行到昆明，他們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日出發，四月二十八日到達昆明，歷時六十八天，行走了一千六百多公里，團員有師生兩百多人，可謂壯舉。

聞一多和李繼桐都參加了徒步旅行團。他們起步之時相約留起鬍子，到了昆明，兩人的鬍子都已很長，便一起去照相留念。聞一多還立誓說：「這一大把鬍子，是因為抗戰失利，向後方撤退蓄起來的，一定要等抗戰勝利才把它剃掉。」他果然到抗戰勝利後，才剃掉鬍子。他給妻子寫信時，對自己的鬍子洋洋自得：「你將來不要笑，因為我已長了一副極漂亮的鬍鬚。這次臨大搬到昆明，搬出好幾個鬍子，但大家都說只有我與馮芝生的最美。」

馮芝生即馮友蘭。他是走第二路。當他乘車離開長沙，車到離鎮南關不遠的憑祥縣城，穿過城門的時候，他的左臂碰在牆上，上臂骨折了。事後金岳霖對馮的女兒宗璞提起此事，說：「當時司機通知大家，不要把手伸出窗外，要過城門了。別人很快照辦，只有你父親聽了這話，便考慮為什麼不能伸出窗外，伸出窗外和不伸出窗外的區別是什麼，其普遍意義和特殊意義是什麼，還沒有考慮完，已經骨折了。」結果，馮友蘭在河內住了一個月醫院，鬍子也就長起來了，從此就成了美髯公。

摘自《絕代風流——西南聯大生活實錄》作者劉宜慶

秋天的美，美在一份明澈。

有的人眸子像秋，有人的風韻像秋。

代表秋天的楓樹之美，並不僅在那經霜的素紅，而更在那臨風的颯爽。

當葉子逐漸蕭疏，秋天顯出了它們的秀逸。

那是一份不需任何的點綴的灑脫與不在意俗世繁華的孤傲。

最動人是秋天映着落日。那酡紅如醉，襯托着天邊加深的暮色。晚風帶着清涼的涼意，隨着暮色浸染，那是一種十分艷麗的淒楚之美，讓你想流幾行感懷身世之淚，卻又被那逐漸淡去的醉紅所攝住，而情願把奔放的情感凝結。

曾有一位畫家畫過一幅霜染楓林的「秋院」。高高的楓樹，靜靜掩住一園幽寂，樹後重門深掩，看不盡的寂寥，好像我曾生活其中，品嚐過秋之清寂。而我仍想悄悄步入畫裡，問訊那深掩的重門，看其中有多少灰塵，封存着多少生活的

## 散文欣賞

## 秋頌

羅蘭

足跡。

最耐尋味是秋日天宇的閒雲。那麼淪淪然，悠悠然，悄悄遠離塵間，對俗世悲歡擾攘，不再有助於衷。

秋天的風不帶一點修飾，是最純淨的風。那麼爽利的輕輕掠過園林，對蕭蕭落葉不必有所眷顧——季節就是季節，代謝就是代謝，生死就是生死，悲歡就是悲歡。無需參與，不必流連。

秋水和風一樣的明澈。「點秋江，白鷺沙鷗」，就畫出了這份明澈。沒有什麼可愛心、可緊張、可執著。「傲殺人間萬戶侯，不識字煙波釣叟」。秋就是如此的一塵不染。「閒雲野鶴」是秋的題目，只有秋日明淨的天宇間，那一抹白雲，當得起一個「閒」字。野鶴的美，瀟如秋水，遠如秋山，無法捉摸的那麼一份飄蕭，當得起一個「逸」字。「閒」與「逸」，正是秋的本色。

也有些人，具有這份秋之美。也必須是這樣的人，才會有這樣的美。這樣的美來自內在，他擁有一切，卻並不想擁有任何東西。那是由極深的認知與感悟所形成的一種透徹與灑脫。

秋是成熟的季節，是收穫的季節，是充實的季節，卻也是澹泊的季節。它飽經了春之蓬勃與夏之繁盛，不再以受讚美、被寵愛為榮。它把一切的讚美與寵愛都隔離在淒淒的秋光外，而是願做一個閒閒的、遠遠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秋。



▲秋天楓葉紅

## 歷史檔案



▲立於寧洱哈尼族彝族自治縣的民族團結誓詞碑

雲南普洱市寧洱哈尼族彝族自治縣民族團結誓詞碑是全國紅色經典景區之一。方有富老人每一次進縣城，都要來看看這塊碑，猶如看望一個至親朋友。老人向筆者講述了石碑的來歷。

解放初期，普洱區轄寧洱、思茅、墨江、鎮沅、景谷、景東、瀾滄、滄源等十五個縣，境內居住着哈尼、拉

## 民族團結誓詞碑

祜、傣、佤、瑤、基諾、布朗等二十六個民族。一九五〇年八月，全區組織動員了各個民族中有影響的人物三十五人和隨團工作人員八人，於九月離開普洱赴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周年的國慶觀禮。

代表團抵達北京，備受歡迎，受到毛澤東等領導人的親切接見。代表團觀禮結束後，還到北京、天津、南京、蘇州、上海、杭州、武漢和重慶等大城市參觀，沿途受到了兄弟般的親切接待。他們激動地說：「以前，我們被困在各個山頭，互不往來，互相看不起，互相殘殺。現在共產黨來了，各民族不分大小，都是一個等級。毛主席指出民族團結道路，是我們民族渴望了多年而不能做到的。現在這條路在我們面前了……」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三十五名各族代表回到普洱（現今寧洱），第二天，「思普區第一屆民族兄弟代表大會」隆重召開。

當年，二十一歲的方有富參加了大會並成為主席團成員之一。他說：十二月二十五日，我背着行李卷，喜氣洋洋地走在景谷縣正興區的土路上，準備趕到寧洱縣城，參加第一屆兄弟民族代表大會。大會整整開了一個星期

，代表們商討加強民族團結、共同建設邊疆的大事。佤族代表和拉祜族代表提出，為了讓大家永遠團結不變心，要舉行「剽牛」、「飲咒水」儀式。這提議得到各民族代表贊同，並提出在剽牛場立一塊大石碑，寫上誓言，刻上各族「剽牛」代表的名字。以後誰要鬧不團結，就要他賠如石碑重的銀子。

按佤族規矩，結盟發誓能否成功，關鍵要看「剽牛」的結果如何。剽牛儀式在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舉行，寧洱縣的廣場上匯集了成千上萬名各民族群



▲佤族「剽牛」活動的熱鬧場面

衆，西盟佤族代表拉猛頭人頭包嶄新的紅布，手執雪亮的鐵鏢，口唸咒語，又唱又跳，用力向水牛右肋刺去，一時牛倒左方，刺口朝上，是吉卦；牛頭朝南，牛尾朝北，更是吉利。「剽牛」成功，拉猛頭人高興得又喊又跳，全場頓時歡呼雀躍，歡呼聲此起彼伏。

隨後，主席台上的黨政軍和各族代表在紅紙上用各民族自己的文字簽了名字。後來，「民族團結誓詞」及簽名按原樣刻在石碑上，於一九五一年元旦立在縣城紅場。這塊「民族團結誓詞碑」被譽為「新中國民族團結第一碑」和「新中國民族工作第一碑」。

摘自「人民日報海外版」

## 成語典故



崔護題詩圖

## 人面桃花

唐朝時候，有一位有名的詩人——崔護。有一年清明節，他獨自一人到城南踏青。無意間看到一座村舍，四面圍着盛開的桃花，環境美麗如畫。不禁引起了好奇心，想去拜訪一下這屋子的主人。於是便向前敲門。出於他意料之外的是：開門出來的竟是一位艷麗絕倫的女子，並且很殷勤地招呼他，不禁使他大為驚奇。這次奇遇，使他念念不忘。到了第二年的清明節，他又想起了去年的奇遇，於是便循着舊路再到原地去，希望能夠重見那桃花叢中的美人。

誰知這一次竟又出於意料之外，當他到達那所村舍時，看到四周桃花依舊盛開，可是花叢後面的小屋卻門上加鎖，已經空無人居。他覺得非常失望，在門前徘徊了一會，惆悵之情，不能自己。便在門上題了一首七言絕句：「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這是一首美麗的詩，到現在還有許多的人時常吟詠。「人面桃花」也就成為常常被人引用的成語了，除可形容女子容貌美麗外，也被用來形容景色依舊，而人事已非的感傷。